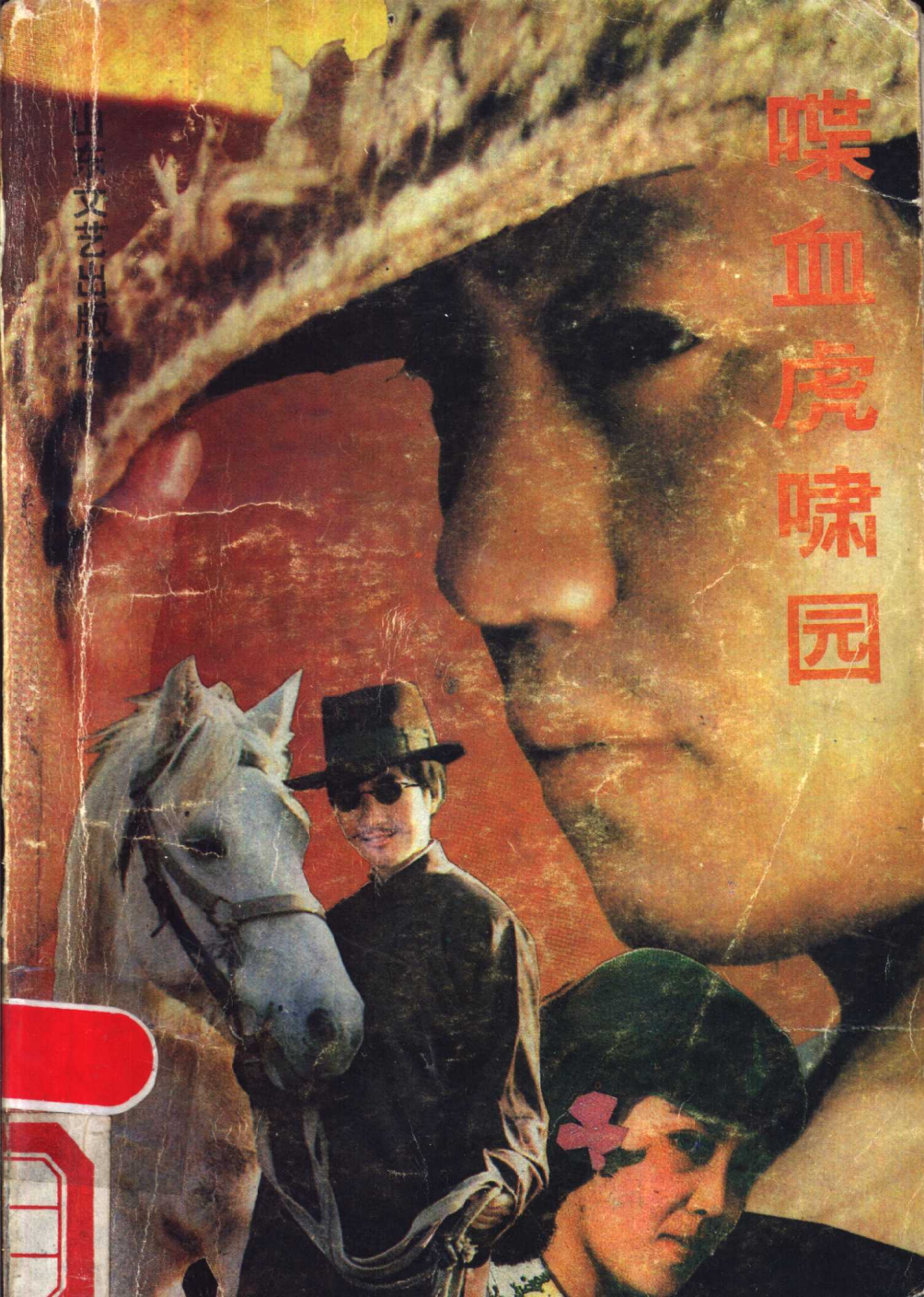


喋血虎啸园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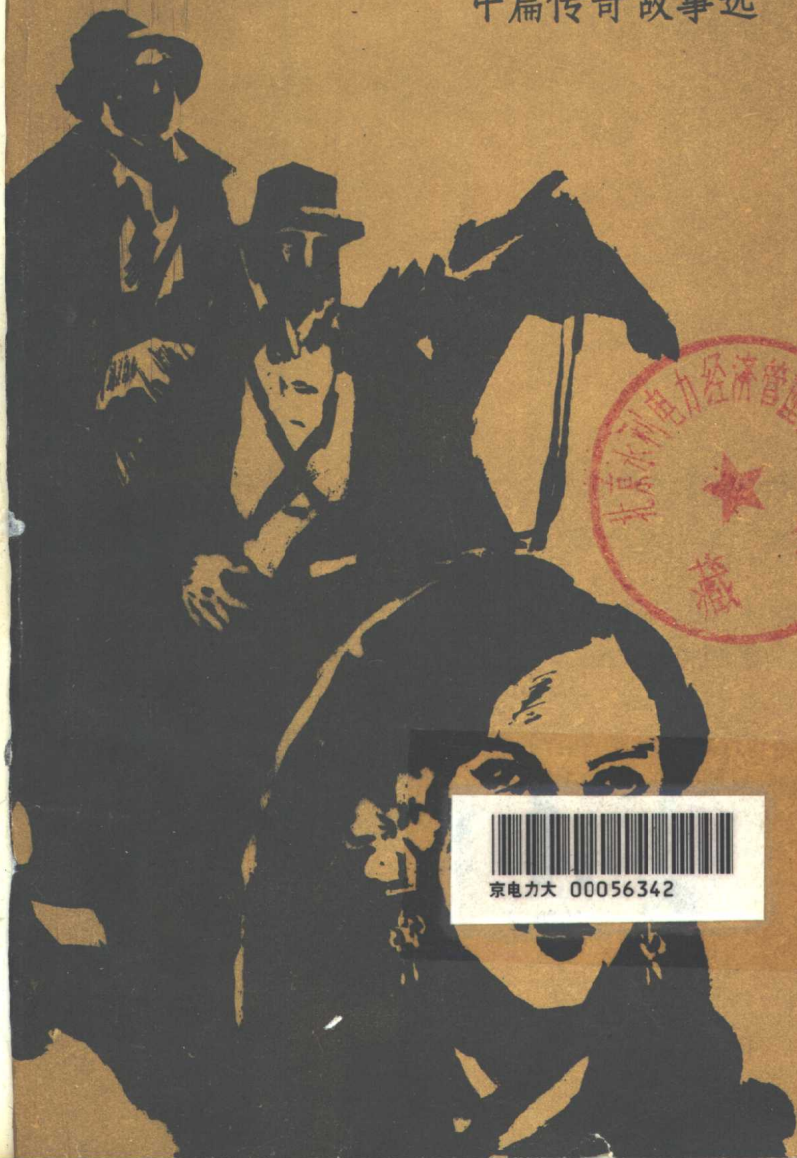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16108

1247.5
7440

喋血虎啸园

中篇传奇故事选



京电力大 00056342

中篇传奇故事选

喋 血 虎 啸 园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发行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（经八路十一号、电话 610051—485）

印刷者：山东乳山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75印张 230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,130

ISBN 7—5329—0175—0

I·151

定价2.70元

目 录

喋血虎啸园.....	陈志斌 杨长江 (1)
强生硬死.....	毕士臣 毕 然 (52)
血溅丹青.....	流 泉 (113)
孤帆上的决斗.....	李凤琪 (221)
自杀之后.....	赵和琪 (254).

喋血虎嘯園

陈志斌 杨长江

一 刘宅夜惊

民国十五年元宵之夜。

入夜，济南首富巨商刘非农的大宅院里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，门前烫红镏金的三级排楼上高悬着两只一人多高的宫灯，周围是一长溜红、黄、绿各种颜色的串灯。

刘非农立在大门口，身着一件质地非常考究的长袍马褂，满脸喜气，拱手迎客，得意的神情中透露出几分矜持。他年青时，常在济南市做面粉生意，后又经销煤炭，这一带锅里蒸的、锅下烧的，都叫他给操持起来了，人称“刘统管”。如今他年近七旬，将经营大权交与长子刘通顺。刘通顺此时正当不惑之年，早年毕业于德国协和医院，谙熟西医开刀切割之技，无奈当时国人信不过西医，特别是动不动就搬出刀、剪、麻药，总让人有凶多吉少之感，难免惶惶不安，故很少有人问津，所以赚不了钱，只好洗手不干，重返故里，承操祖业，接管刘家庆云金店、通济当铺、恒大银号、福源银行。这几家商行根基甚深，加之刘大老爷办事缜密，筹划有方，每年进项甚多。此刻刘通顺正跟在刘老太爷身后，恭候客人。刘通顺圆脸、阔嘴、大耳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称

“福寿佛”，一见人面带三分笑，待人接物极周密，所以老太爷有要事，总要把他带在身边。

在客厅里张罗客人的是刘非农的次子刘通利。刘二少爷刚好三十而立，又干又瘦象一把枯草，看上去没有一点灵福之气，有刘大老爷操持祖业，刘大少爷全力辅佐，刘二少爷乐得个清闲自在，每月在外吃、喝、嫖、赌。为此，刘非农几次气得“岔”了气，骂他大逆不道，狗屁不如。一气之下，索性忍痛拿出十万元，训斥刘通利，必须在三个月内操持起一份家业来，否则断绝父子关系。鱼有鱼道，虾有虾路，刘通利满口应允。果不然，一个月后，刘通利亲驾一辆高级德国“吉姆”牌轿车，接刘老太爷前去剪彩。刘大老爷疑疑惑惑地坐车兜了几圈，来到一地，走下车来，只见眼前是一幢黄瓦红楼，月门曲径的楼阁，门口一块匾上写着“促织楼”。刘大老爷正在琢磨这“促织”二字究竟何讲，出自何典？忽然满耳充塞“瞿瞿……”的蟋蟀鸣叫声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老人家仰面长叹：“败家逆子！”拂袖而去。可谁知刘通利的“促织楼”被一群文人墨客引经据典，一阵胡吹乱捧，竟被说成了什么“国粹”，加上社会上的富豪子弟一掷千金，斗蛐蛐，赌博之风日兴。上品斗虫，价值千金，中品也值百金。这样一来，一时间竟使得“促织楼”生意兴隆，每年进项不亚于刘大老爷的几个“挣大头”的商行。这倒使刘非农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生在世，为衣食可竭其体力，为玩耍可竭其精血。自然也就对刘通利另眼相看了。

刘通顺看着时辰已到，一声高喊：“奏乐！”乐队顿时奏起了《迎宾曲》。随着乐曲声，男男女女成双就对，搭肩携手，下到舞池里。其间，男女招待们穿梭般递上“红龙”

牌白兰地，还有沃得克、威士忌，因为是正月十五，热心的主人还特意备了苏式精制汤圆，颇得女客们的青睐。

酒过三巡，舞也跳到了兴头上……

刘非农摆了一下手，乐曲骤停。他面带微笑，向四周欠了一下身子，表示歉意，然后清了清嗓子说：“诸位，非农今日特备一奇物，要请诸位赏光，请各位勿见怪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刘通顺接着说：“请各位夫人、小姐退下，里间饮茶。”一时间，人群中一阵骚动，有人嚷道：“难道又是啥光身女人不成？”有人哈哈大笑，有人搔手弄耳，小姐中已有人在娇声大骂：“不要脸的东西。”原来前几个月曾有富商从国外回来，搞过一次外国裸女塑象、油画展览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只好请警方出来干涉，方才刹住。

夫人、小姐们骂骂咧咧地退下，男人中不愿有伤风化者也退避三舍。唯有一女晚报记者死活不肯走，手持照相机，严阵以待，要抢个好镜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通利带一班人推一带轮木箱，箱上红布包裹走了进来，为首的身着猎装，手持长鞭、铁链，哗啦哗啦直响……众人更加纳闷，难道还要用刑吗？

只见两人掀去帷布，有一人打开箱子上的铜锭大锁，又有两人拉住箱子的提把，用力向上一提……全场一片寂静，个个举目观望，大气不出，生怕眼皮一眨错过时辰……

就听着，一声虎啸，眼前一阵缭乱，箱中赫然跳出一只吊睛斑斓猛虎……

女记者红颜顿消，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“咣”！照相机摔到地上，吓得昏厥过去。人群鸟兽一般四处散去，一片喊叫之声……

二 虎啸得名

那虎跳出箱来，两眼如铜铃，身长一丈有余，黄黑花纹相间，虎尾高耸，仰颈长啸……

有大胆者，在一旁连连拍手叫：“好虎，好虎。”

这虎并不伤人，只是在舞场里转了一圈，看准了场后的小门，一扬虎尾跑了出去。原来冬末春初，是老虎的发情期，这只雄虎恋着后院铁笼中的雌虎，加上驯兽人持鞭站在一边，可以说是万无一失，众人不过是一场虚惊。

老虎跑了，宾客们面上土色还未退下，有人已在猜想刘统管又要搞什么新花样了。

“诸位，非农已用十万元，购置一处百亩地基，欲在此兴建游艺园一所，刚才猛虎长啸，为刘某助兴，特借助虎威，起名‘虎啸园’如何？”

“好……好！”众人忙不迭叫好。

“既然称好，便有一事相求，非农财力不足，还想仰仗各位集股合办如何？”

大厅里鸦雀无声。

人们这才明白这刘非农玩弄大老虎吓唬人的真正目的，可是谁也不敢带头说个不字，刘非农可不是好得罪的，今几个来的多数股东，都是靠刘非农给批货、起的炉灶，断了货源，谁也别想再开店，真是统管猛于虎呀。

泰康粮行老板陶品，带头站起来一拍腰眼：“刘大哥集股建园，为民造福，兄弟乐得倾家荡产，我出二万元。”

接着永泰银行老板、德顺建筑公司经理争相而起，你出

一万，我出一万五，争相喊出，大有不甘落后之势。

做生意的都是精明人，在座的哪个不是在世面上闯荡过几番的，谁的袖子里没有几个小世界？人们看着这情景，心里都明白，这几个带头抢股的都是刘非农的至交，恐怕早就串通好了，到时候出来一抢股，把人轰起来，他们自己真出还是假出，出多少大子儿，只有鬼知道。

迫于刘非农的面子，再加上刘非农根基甚厚，不至于倒闭砸锅，人们也自愿不自愿地认起股来，就这样真集假集，不长时间就集到了一百多万。

刘非农心里有了底，也就不再着忙，又招呼男宾女客步入舞池，乐曲重奏。

刘通顺凑到刘非农耳朵上：“就剩下吉祥隆百货公司没动静了。”

吉祥隆百货公司是市区新建的一家不大不小的商铺，老板叫张东村，从南京来，此地人多不知道他的根底，只风传他到济南后，三下两下就挤垮十几家杂货店，廉价收买了他们的地基，又平地起高楼，盖起了“吉祥隆”，开张日子不长，生意十分红火，销售的多是沪杭宁一带的热门货，在济南十分抢手。

此时，张东村正搂着一个叫“小梨花”的花旦在舞池里扭来扭去，他三十出头，着一方格西服，黑白格拼花皮鞋，金黄领带，最醒目的是上嘴唇的两撇浓重的小胡子，他一边跳，一边跟“小梨花”逗趣，不时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……

音乐停了，张东村若无其事地正要告辞，只见刘非农揖手而迎：“张老板，何必匆匆离去，难道‘春风只喜梨花树？’”这话不软不硬，张东村顿时脸一耷拉。

“兄弟，银根告紧，实在无力相助，万望刘老板见谅。”

“何必谦虚，听说张老板经营有方，吉祥隆生意兴隆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刘老先生过奖了。”张东村卖了个关子，急于脱身一走了之。

刘通顺追住他不放，刘非农一扬袖子，低沉地说：“送客！”

张东村急不择路地往外走，刘通顺望着他的背影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不出三天，我叫你乖乖地把钱送来。”

第二天一大早，张东村驱车直奔吉祥隆百货公司，离吉祥隆还有百十步远，只见一片黄汤，封得路面不通，路人避之不及。张东村急踏制动，可是已经晚了，汽车横着滑了过去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他打开车门，掩鼻细看，见满街的大粪汤东流西淌……

“怎么回事？”张东村质问几个公司勤杂工。

“经理，是厕所的粪便管道堵了。”

原来这吉祥隆公司仿照外国的商行，在百货楼修了几个厕所，没想到粪便流了出来，灌到售货间后，又流到了马路上。

张东村赶紧派人去找建筑工，当时的福泰建筑公司专营下水道维修。

过了一会儿，去的人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“张经理，福泰公司董事长说他们全休三天。”

“什么全休三天？他奶奶的！”张东村急火攻心，吉祥隆如果三天不开张，就要亏大本了！这不亚于往他心窝上捅

了一把刀子。

“快给我拿十匹上等锦缎来。”张东村正欲备上厚礼，直奔福泰公司，突然想到此公司乃刘家所开，这粪便之灾，定是刘家所为，是冲昨晚的事来的。

他悻悻地把锦缎往地上一扔：“奶奶的刘非农，你想软刀子杀人，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三 软刀杀人

张东村破口大骂刘非农软刀子杀人，当然是有所指的。四十年前刘非农的父亲不过是长清县数不着的一个小地主，家有百亩好地，雇了几个长工，几经折腾，不过是攒下了五百块大洋。刘非农在外读书眼界大开，特别是五四运动后，中国有人鼓吹科学救国，振兴工业，对他影响甚大。

当他放弃了行医，回到故里，告诉父亲说，要动用祖上积攒的五百块大洋办一家工厂时，那个老地主的眼睛一下子僵在眼眶中了，他用一种审度陌生人的目光，望着面前的儿子，大喝一声：“不肖子孙，滚出去！”

刘非农走了，不是滚出去的，而是借助夜色，从祖坟地里挖出了老地主藏钱的坛子，而后雇了一顶轿子，悠哉悠哉地走了。

当他的面粉厂碾出第一袋面粉的时候，传来了老地主坠井而亡的噩讯……

刘非农在先父的灵牌前起誓，祖上的五百块大洋，他决不会打了“水漂”，如果三十年后不能成为济南首富，逆子

当坠井祭父。

这背水一战的誓言，使他凶狠的象下山的猛虎，刁诈的象狡猾的狐狸，他的手心里经常攥着一块大洋，那是他从金坛中拿出的其中一块，十多年没有放下，他要牢记先父之死，攥着手中的大洋，就象扼住了竞争者的喉咙，死死不放，正是靠这种精神和毅力，使他在群雄中崛起，能够鹤立鸡群，傲视左右。

“虎啸园”的筹建，再次体现了他刁钻毒辣的品格。

大观园的西南原是一片荒山坡地，被新利纱厂征用堆放棉花，成了一个露天仓库。刘非农早已瞄准此处有利可图，只是苦于没有机会。济南城“三面荷花一面柳，”古来就有七十二泉的美称，只有大明湖一处泊水，也只有小清河一处出水，加之济南北临黄河，南高北低，所以在济南买地建场，不懂防水疏水，必吃大亏。刘非农久居济南，深谙此道。他看准了新利纱厂仓库的百亩地基，并不急于征买，而是先把它周围十米开外的地皮全买下来，而后压价租给建筑公司堆放沙石砖瓦，用重金雇人看管，不准外人动一石，开一沟。这实际上就等于在人家地头上筑坝，头一年三伏刚过，秋风即起，暴雨如注，从天而泻，一连数月，水退不出去，再看那纱厂仓库，快成了百亩水塘啦。

新利纱厂眼看着刘非农仗势欺人，可是也不敢跟他硬顶。手下有人想了个办法，在空地上搭上帐篷，遮人耳目，悄悄打洞，下上管子，把水引出去……

有人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刘通利。刘家二少爷正跟一群纨绔子弟在“促织楼”斗蟋蟀赌钱，一听新利纱厂仓库的水退了，刘家的算盘要落空，也顾不上输赢，急忙到面粉厂去找

刘通顺：“大哥，坏事了，新利纱厂有法子了。”

“啥法子？”

刘通利把听来的消息一说，刘通顺连连叫苦：“不要说算计人家，我这也倒了霉了，连阴大雨，我这里一万多袋面粉都长毛了，只好压价出售。”

“烂在库里也不能卖，不能自个砸自个儿的买卖。”刘通利恶狠狠地说。

兄弟两人合计了半天，也没有啥招数，刘通顺直叹气，刘通利直咬牙，不得已出门上车，去找刘非农。

这天，刘非农来了雅兴，点了一个戏班子，正在家里唱《空城计》。诸葛亮唱到：“我正在城头观山景……”

刘非农端起一碗莲子羹正要喝，兄弟两个破门而入，“爹！……”

刘非农看到刘通顺、刘通利两人的神色，知道出了事，但他脸上仍不动声色。

喝着莲子羹，听着戏，嘴里还跟着哼哼，一直到司马懿的兵马退了，这出戏唱完了，众人退下。

刘非农揩了面，漱了口，换了衣服，不紧不慢地听兄弟两个说完了。他把身子靠在太师椅上，二目紧闭，嘴角不住地哆嗦，周围的人全都不敢吭声，以为老太爷气糊涂了呢。兄弟二人两张愁容，四目相对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忽然，刘非农两眼一瞪，身子猛地一挺，脖子一伸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刘非农浑身颤抖，狂笑不止。

四 顺手牵羊

刘家老少手忙脚乱，正要把刘非农架上汽车送医院，刘老太爷把脸一耷拉止住了笑。他指了一下刘通顺、刘通利。

“你们两人跟我来；其余的人，该干什么，干什么去。”

一看刘老太爷没事，众人都散了。

三个人到了内室，刘非农从腰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一只皮箱，取出一块黄缎往茶几上一铺，这是早年一个风水先生送给他的《济南泉图》，在新利纱厂仓库这块地面上，正好有一眼泉。

刘非农用指尖一戳：“只要这儿一出水，这块地就一个子儿也不值了，你们再把那些糟了的面粉往周围一洒，让水这么一浸，新利纱厂就得里外包赔！”

这回轮着刘家两个少爷哈哈大笑了。

“先别笑得太早了，这事得交给一个稳妥人去办，马虎不得哟。”

刘非农颌首沉思了片刻，问刘通利。“‘四指头’现在干什么行当？”

“还是光棍一个‘走天桥’。”

“用这小子一回！”

刘通利赶紧找人去喊“四指头”。

过了一会，“四指头”进来了。他是济南地面上有名的街痞混子，无爹无妈一人穷混，四十多岁也没说上个老婆，纯是个混吃等死的货。“四指头”今个儿剃了一个贼亮的秃头，两道八字眉趴在眼眶上，一副哭丧相，一件破马褂

前边露着肚脐眼儿，后面露着腚，脚上蹬着一双破马靴，不知道从哪个死人脚上扒下来的。这“四指头”也有个来历，年轻时“走天桥”、“捡钱包”手脚麻利得很，只因欠了钱，有人来讨账，大耍无赖，用菜刀把自己食指剁下来，往来人脸前一丢，叫声“拿去换钱，爷不心疼！”债主傻眼了，讨债别讨出人命来，赶紧溜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，“四指头”先给刘非农磕了个响头：“老太爷还惦念着小的，小的感激不尽。”

“啪”，刘非农随手扔到地上一个白花花的东西。

“四指头”赶紧拾起来一看，是一锭八两八钱的元宝。他心里一阵欢喜，知道这是有事要求他，壮着胆子又问：“老太爷，莫不是又要小的做事？”

“你还缺啥？”

缺啥？“四指头”心里嘀咕，缺吃、缺穿、缺用、缺的多了，不过最要紧的是缺个老婆，于是他一歪头瞥了刘非农一眼，见他正眯着眼睛等自己的回话。

“老太爷，俺还……还缺个老婆。”

“办完了事，满城的妮子妞随你去挑！”

从屋里出来，“四指头”还一个劲地傻笑，这小子给乐晕了。

“妈个巴子，别尽想娶媳妇！”刘通利骂了一句，他倒一下子清醒过来了。

“二爷，俺这不是正听您的吩咐吗？”

刘通利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去弄百十斤炸药，到新利纱厂仓库……”

“崩死那些王八羔子！”

“谁他妈叫你炸人来着，你小子也够狠的，场子中间有一

眼井，现时是泄水的，你放上炸药，给他炸出水来。”

“炸出水来干啥？”“四指头”脑袋晃得象拨浪鼓似的，愣不明白炸这个干什么。

刘通利也不便再和他说，这号人在他眼里就是当狗使唤。吆喝着他去干就成。

“炸出水来就给你老婆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“三天之内！”

“四指头”乐得一拍大腿去了。

这边刘通顺连夜派人把发了霉的面粉装上车，运到新利纱厂仓库外面，跟修二道坝似的，筑成几排，用篷布一蒙。

再说这新利纱厂雇的打洞的人，看看洞打成了，水都没了，也是累得稀泥一般，盘了工钱，早就找地方喝酒去了。

“四指头”扛着炸药来了，愣没见一个人。把炸药点着往洞里一丢，他就溜了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这一炮正好把渗水层的岩石面给炸崩了，这泉水“突突”的往上冒，不大功夫把面粉垛全淹了，连周围的十几家老百姓的四合院也灌进了半人多深的水。院里的人以为黄河开了口子，鬼哭狼嚎地逃命去了。

第二天这官司就打到了市法院，法院一看是刘非农的状况，不敢磨蹭，当下就派了两个法官到现场勘察。

法官到了现场直纳闷，这成袋的面粉，放在这里干啥？拆开一袋一看，黑烘烘的发了霉，没有半年八个月捂不成这样子，又开了一袋连土带麸子，还有一袋白乎乎又粘又湿，仔细一看，是观音土。原来这刘通顺一不做二不休，不但堆了霉面，还用面袋装了观音土充数。

法官正看着，身边有人塞过来一个纸包，死沉死沉地压手，不用看就是上等金条。法官别的不明白，这种事可精明得很。

法院还没开庭，新利纱厂的总经理就没影了，他赔得起吗！

刘非农一个子儿没花，白拿了百亩地基，还接了一个新利纱厂。

五 烧香引鬼

“虎啸园”从设计到竣工，均由刘非农亲自操办。园内建有京剧大戏院，地方小戏院，电影院，文明戏院，大鼓书场，台球社，高尔夫球场，自行车赛场，马术场，篮球场，网球场，滑冰场，室内游泳池，中西饭菜馆、茶社、酒家，还有动物园。后来根据刘通顺的意见加盖一座“达莉”夜总会。刘通利又自做主张插空把“促织楼”搬了进来。

刘非农动用自己开办的建筑公司，一齐上马昼夜加班，到民国十六年四月基本建成。特别是刘通顺托人，从前大总统曹琨官邸花园，低价购进大量动物：虎、豹、熊、狼、狐、蟒、孔雀、猩猩、猴子，各类动物，使“虎啸园”确有其名，增色不少。

这几天，刘家大院似过年一般，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“虎啸园”招聘园工托人做保的，送礼祝货、敲锣打鼓的，送蝻蝻罐、送花木的，签合同的，还有古戏班子、西洋乐队……

这些刘非农都没管，权力下放，他专门接了一个算挂